

全球最畅销犯罪小说！



邻门 下 电影 鬼乐

神探！班克斯 系列

彼得·罗宾逊★著
张岭岭★译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I711.45

6-2

邻门

下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邻门鬼影 / (加) 罗宾逊著; 张岭岭译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7. 12

ISBN 978-7-5385-3226-5

I. 邻… II. ①罗… 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0973 号

CLOSE TO HOME: A NOVEL OF SUSPENSE BY PETER ROBINSON

Copyright: © 2003 BY PETER ROBINS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, INC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07 Dalian GreatSea Culture
Development Co., Ltd of china

All rights reserved.

“神探! 班克斯”系列之《邻门鬼影》

原 著 彼得·罗宾逊(加拿大)

翻 译 张岭岭

责任编辑 王天明 熊晓君

特约编辑 高晋菲 魏 笑

封面设计 张俊升

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 编 130021

印 刷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17

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85-3226-5

定 价 30.00 元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目 录

第12章	Page 1
第13章	Page 47
第14章	Page 73
第15章	Page103
第16章	Page140
第17章	Page164
第18章	Page194
第19章	Page233

第 12 章

班克斯疲惫不堪，当他拐进家附近的小巷时，天已经黑了下来。安妮走后，他喝完酒又回到总部，在那又呆了个把小时，翻阅了一堆文件，然后才决定下班回家。

不管他追求的是什麼，这周末安妮都得告诉他，她是怎样想的。

卢克尸检的场景又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，挥之不去，以前办案的情形也出现在记忆里，困扰着他。过去几个月来，他不止一次梦到艾米丽·利得乐，以及在利兹市一幢建筑的地下室那具脚趾泡在粪便里半埋的尸体。还要再让卢克·阿米塔奇在这该死的梦魇中出现吗？这种事到底有没有结束的时候啊？

有人在小屋前停了部车，看样子是一辆老旧的福特嘉年华。班克斯在它后面把车停了下来，拿了房间的钥匙。那破车里没有人，看来不是情侣在车里幽会，可能是有人故意把它遗弃在这了，想到这时，班克斯有些生气。这条小巷其实是死胡同，小路延伸到离班克斯家 20 英尺的地方，之后就变成了河边的步行小路了，一辆车肯定是过不去。当然，有的人不知道，有时进来之后就又折回。他想应该做个记号，尽管这可能是私人车的车辙。

之后他注意到客厅的灯是开着的，窗帘也放下来了。他记得那天早上离开时客厅的灯是关着的。是窃贼，他边想边小心翼翼地移动。就算是窃贼，也太不专业了，不但

把车停在死胡同，也不把车掉头，以便迅速离开。当然他还知道有比这更蠢的罪犯，比如就有一个抢劫银行未遂的劫犯，他在提款单上写下了“把钱给我，我手里有支步枪”，然后把提款单交给了出纳员。而在这之前他却在提款单上留下了自己的真名，这个可怜的家伙没能跑多远。

那车确实是辆福特嘉年华，车轮拱罩都生锈了。没有进行大修，能通过下次交通运输部的检查将会是大幸，班克斯想。他又看了看那辆车并记下了车号牌。看来不是窃贼，他努力回忆他曾把钥匙给过谁。不是安妮，至少不再是她了。肯定也不是桑德拉。在他开门时，他才想起是谁。他儿子布莱恩伸展着躺在沙发上，立体声唱机轻声地放着提姆·巴克利的歌《我从未是你的靠山》。听见有人进来，他揉揉眼睛，起身坐了起来。

“啊，是你啊，爸爸。”

“好啊，儿子，你想会是谁？”

“没有，我想，我只是有些迷糊，可能是做梦了吧。”

“你不能事先打电话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最近有些忙乱。我们准备明天晚上在 Teeside 附近演奏爵士乐，所以说我想，应该……过来看看，问候一下。我开了很远的车，从伦敦南部一直开过来。”

“看见你真好。”班克斯伸了伸拇指，“我很惊讶这么大大段距离你都能做到，在外面停的那个借的垃圾车，花了我两百镑吧？”

“嗯，怎么了？”

“我只希望你没花那么多钱，就这些。”班克斯把车

钥匙放到矮桌上，脱下夹克挂到门后。“我还不知道你是提姆·巴克利迷。”班克斯边说边在扶手椅上坐下。

“又让你吃惊，其实我不是他的什么乐迷，也没怎么听过他的歌。但你可以听听他儿子杰夫的歌。在纪念他父亲的音乐会上，他对这首歌做了很大的修改。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承认提姆。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”

“我读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——《梦想兄弟》。这本书非常好，找到的话给你看看。”

“谢了。”说起提姆·巴克利和杰夫·巴克利的关系，使班克斯想起了卢克·阿米塔奇，还有放在他口袋里的录音带。也许应该采纳布莱恩的意见，不过现在还是来点烈酒吧，来杯拉弗多哥。“想喝点什么吗？”他问布莱恩，“要来点苏格兰麦芽酒吗？”

布莱恩做了个鬼脸，“我可受不了那烈性酒，最好有窑藏啤酒。”

“行，”班克斯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，又从冰箱后面找了罐嘉士伯。“要杯子吗？”他在厨房里问道。

“罐的就行。”布莱恩回答。注：破折号总该连上吧！

如果说布莱恩有什么变化的话，就是身体长高了——甚至比班克斯上次看到时还要高，至少比他自己的身高 5 英尺 9 英寸要高 5 到 6 英寸。像班克斯一样，他长得很瘦，穿了平常的旧牛仔裤和一件普通的 T 恤衫，头发也剪短了。不，不能说是剪出来的，那简直是残害，比班克斯的寸头还要短。

Close to home

“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？”班克斯问他。

“在我看来很好。你这些天在干吗呢，老爸？还在办案，为世界的民主安全而努力？”

“少耍贫嘴。”班克斯点了支烟，布莱恩厌烦地看着他。“我想戒来着。”班克斯说，“这才是我今天的第五支。”布莱恩皱起眉头，没再说什么。“总之，”班克斯说，“我确实是在办案。”

“是尼尔·伯德的儿子卢克吧？我开车来时听到新闻了，可怜的家伙。”

“就是他，卢克·阿米塔奇。你在家算是个音乐家了，你怎么看尼尔·伯德这个人？”

“他很酷。”布莱恩说，“但是我觉得他太低调了，他的歌里有太多的浪漫主义情绪。我猜风格跟迪伦差不多，但他唱歌时情绪高昂点会好些，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我只想弄清楚卢克和他的关系如何，就这些。”

“尼尔和他儿子没什么关系。在卢克只有3岁时，尼尔·伯德就自杀了。他是个梦想家，一个理想主义者，这个世界和他的期望格格不入。”

“如果因为世界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就自杀，这世界恐怕就没有活人了。这件事肯定对那孩子影响很大。卢克的房间里有满墙的海报。海报里有已故的摇滚明星——当然不是他爸爸，但看来还是有什么困扰着他。”

“都有谁？”注：以下人名中间的点号为何不居中。

“杰姆·莫里森、柯特·科本、伊恩·柯蒂斯、尼克·德雷克，你看，像大海捞针一样你知道的。”

“范围确实不小，”布莱恩说，“我打赌你觉得你们那一代，已经垄断了垂死的年轻人的市场，不是吗？比如像吉米、詹尼斯、吉姆。”布莱恩对着音响摇头晃脑，“就这些人吧。”

“我听说这些人当中有几个是最近才出事的。”

“是啊，你还负责过尼克·德雷克的案子。你知道在伊恩·柯蒂斯在‘分享快乐’乐队演唱时我才多大吗？也就六七岁。”

“但是你听过‘分享快乐’乐队的歌吧？”

“没错，听过。不过我觉得他们的歌太压抑了。库尔特·科本和杰夫·巴克利的歌更为露骨。但跟这些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班克斯说。“我只想知道卢克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还有他的思想状态。对于一个 15 岁的男孩来说，他脑子里装满了古怪的想法。而且他的房间里没有一件东西和他的父亲有关。”

“好吧，他可能很愤怒，是吧？毫无疑问，换了你也一样，显而易见的。如果你父亲在你还小不懂事的时候，就离开了你，而在你懂事时他又自杀了，你也不会想他的，是吧？”

“想听听他的歌吗？”

“谁？尼尔·伯德吗？”

“不，卢克的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班克斯把提姆·巴克利的唱片停了下来，把磁带放进

Close to home

去，他们坐在那，啜饮着酒，静静地听着。

“唱得很好。”磁带停下时，布莱恩说道，“非常好，我真希望我像他这个年纪，也能唱这么好。虽然是清唱，不过还是很下功夫的，反复练习过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觉得他有音乐前途吗？”

“可能吧，不过，你知道有很多乐队，音乐创作成绩平平，却能让他们家喻户晓，而有些音乐家却只能为生存而忙碌，这种事谁能预测呢？尽管他所拥有的还需要完善，依我看来，他是不是和什么乐队合作？”

“据我所知不是这样。”

“对于一些声望日渐显赫的乐队，他还有点嫩。但他有天赋，基础不错，他们可以看在尼尔·伯德的份上培养他，因为这是值得的。你注意到他的嗓音了吗？很像提姆和杰夫。”

“是啊，”班克斯说道，“我注意到了。”他又重新开始播放提姆·巴克利的唱片。歌名是《警报之声》，这首歌一直使他后背发冷。“CD销量如何？”

“该死的还没开始呢。经理仍对合约的事争论不休。所以你看，我现在还开着外面那堆破铜烂铁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能开上美洲虎或是辆红色跑车。”

“会的，爸爸，很快。还有，我们要改名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经理认为‘曼陀罗’这个名字有点60年代的风格。”

“他是对的。”

“嗯，好吧，现在我们叫‘蓝灯’。”

“警察？”

“不，‘警察’是另一个乐队的名字。我们就叫‘蓝灯’。”

“让我想起了‘船坞绿色狄克逊’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一部50年代的电影，叫蓝灯。在这部影片中乔治·狄克逊初次登台，之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。蓝灯过去象征着警察局，现在还是这样。我想你不会把自己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。”

“你知道说这些没用，是音乐。反正我们经理觉得很好，很现代——像什么白条纹，蓝灯之类的。但我会告诉经理你是怎么说的。对了，我就要参加实际演出了，是唱一些吉他独奏的曲目。你该来听听我们的演唱，从上次你参加我们爵士乐演唱会，到现在我们进步了不少。”

“我倒是很想去，但我想你会唱得很好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前几天我去看你祖父母了。”

“是吗，他们怎么样？”

“老样子。你应该经常去看看他们。”

“啊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不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他们不喜欢我，爸爸。自从我没有取得学位参加乐队之后就是这样。‘特雷西在做这个，特雷西在做那个。’每次见到他们，总是说‘特雷西做了这个，特雷西做了那个。’他们不关心我做得有多好。”

“你知道不是这样的。”班克斯这样说，却也怀疑可能就是那样的。但是，他们不同样对待他的吗？不管班克斯取得什么成绩，他们只关心罗伊、罗伊、罗伊。

在同意儿子参加乐队的那段时间，对他来说实在是难熬，他也是用他父母的方式对待他的。惟一不同的是他最终同意了布莱恩的选择，而他的父母当初没有同意班克斯自己的选择，更何况他们的孙子呢。“但是，我敢肯定他们想见到你。”

“好吧，有时间我会去看他们的。”

“你妈妈怎么样。”

“我想她很好。”

“近来见过她吗？”

“有几周没有见她了。”

“她和……她生活得怎么样……你知道……马上就要到期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猜也是。爸，有什么吃的吗？我还饿着，连晚饭还没吃呢。”

班克斯在“女王的武器”吃了个大虾三明治，现在不是很饿。冰箱里也没什么吃的东西。他看了看表说：“在赫尔姆索普下街有家中餐外卖店，喜欢的话去那吧，现在应该还没关门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布莱恩说着，很快把那罐啤酒喝光了，“我们还等什么呢？”

班克斯叹了口气，再次拿起夹克。今晚和儿子说得太多了。

米歇尔本应走着去河门中心，不太远，但路不太好走，还下着雨。所以她决定在车站搭辆出租车。

米歇尔电脑的神秘主题屏保开着，画面上皎洁的月光洒在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住宅上，一闪一闪，那房门正吱吱作响，这些迹象使她开始感觉不对头。

她记得早上检查完电子邮件后，她把电脑随手关上了——她一直这么干。而且有人把书箱里的书拿了出来——她还没有把这些书箱打开过。书堆在箱子旁的地板上，看上去没有损坏。

米歇尔晃动了一下鼠标，电脑屏幕又亮了起来。只有关于马歇尔案件的文件是打开的。但她从昨天晚上就没动过这些文件。她的电脑中可没什么秘密，觉得不会有人对她的电脑感兴趣，也就没花心思设密码。看来以后确实得设个密码了。

米歇尔把头发向后缕了缕，站定，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公寓里是否有响动。除了钟表的嘀嗒声和冰箱的嗡嗡声外，什么都没有。米歇尔从壁橱里把日常制服上的旧斜握警棍抽了出来——握着它让她感觉踏实了些。她开始检查公寓的其他地方。

厨房的灯是开着的，一些她原本放在冰箱里面的东西——早餐奶，黄油，鸡蛋——却全放在厨房的工作台上，黄油已经化得不成块了。

浴柜也开着，放在浴柜中的瓶瓶罐罐现在也弄得乱七八糟。阿斯匹林药瓶倒扣着放在水槽边上，里面的棉絮也

没有了。这一切使米歇尔脊背发冷，她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如果有人到这来翻箱倒柜，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？为什么离开时又把这弄得乱七八糟？很明显，有人这么做是想吓唬她——而且他们成功了。

她小心地走进卧室，为防不测，她又紧了紧手上的警棍。衣柜里没人，但当她往卧室里面看时，她禁不住扔掉了手中的警棍，惊愕地捂上了嘴。

卧室里面没有被弄乱。只有她的抽屉没有关好，她经常这样，抽屉里的东西也没乱。但比这更糟。

在卧室的床上，梅丽莎的衣服被平躺地放在床中间。米歇尔伸手去拿才发现那衣服被一截两段。

米歇尔艰难地靠在墙上，把衣服拥在胸前，简直无法相信所发生的这一切。这时她看见了梳妆台镜子上写的字：臭婊子，忘了格雷厄姆·马歇尔。还记得梅丽莎吗？你可以去天堂见她。

米歇尔跌坐到地板上，用衣服掩面，大声哭喊起来。

诺曼·韦尔斯双唇紧闭，抱着胳膊坐在审查室里。如果他现在害怕得要命，至少他还没有表现出来。不过，他还不知道警察对他了解多少。

班克斯和安妮坐在他对面，他们前面的桌上散落着文件。一天的休息之后使班克斯感觉良好。星斯六晚上和布莱恩谈话后去吃中餐，深夜才睡。

布莱恩走后的星期天，他什么也没做，只是看了看报纸，从赫尔姆索普走到罗利散了散步，自己又走回来，在

一个酒吧吃了午餐，然后漫不经心地玩了玩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上的填字游戏。傍晚，他本想给在赫尔姆索普的迈克尔·哈特打电话，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们上次分手时闹得可不怎么愉快，如果迈克尔想打电话给他，就让她先打过来吧。

他在屋外喝了点拉弗多哥酒，抽了支烟，享受着落日前柔和的气息，听了一会儿伊恩·波斯特里奇的英文专辑唱片。不过10点半，班克斯就睡觉了，这一觉睡得很香，好久没有这样好好睡一觉了。

“诺曼，”班克斯说道，“我打电话叫你来你不介意吧？”

“哦，这没什么。”

“探员卡伯特查过你的背景，看来你是个淘气的孩子，是吗？”

韦尔斯一言不发。安妮把一份文件递给班克斯，班克斯打开了它。“你以前是学校老师，我说的对吗？”

“你知道我当过教师，但你大可不必把我拽到这来，我手头还有事呢。”

班克斯皱了皱眉，“就我所知，当我们要求你协助我们调查时，你是自愿来这的，对吗？”

“你觉得我是傻子吗？”

“我可没这么想。”

“没必要把我当笨蛋，你知道我什么意思。如果我不愿过来，你们可以找什么法子带我来——不论我想不想来。所以请继续吧，看来你们的时间不多，而我还要做生

意呢，有些顾客需要我。”

“我们也想让你尽快回到你的店里，不过首先，诺曼，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你过去曾在切尔滕纳姆的私立学校教书，是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”

“我7年前离开的那。”

“为什么离开？”

“我厌倦了教书。”

班克斯看了一眼安妮，安妮此时皱了皱眉，倾下身指了指在班克斯桌前放着的文件打印稿中的几行字。“诺曼，”班克斯继续说道，“我想提醒你，探员卡伯特跟你的老校长福威尔先生谈过话。刚开始福威尔先生不愿提起学校的事，但卡伯特告诉我们正在对一起可能是谋杀案的案件进行调查时，他开始变得配合了些，我们知道有关你的一切，诺曼。”

在这关键时刻，韦尔斯完全泄了气，身体不由自主地缩进了椅子上。他用下嘴唇抿了抿上嘴唇，缩了缩下巴。刚才放在胸前交叉着的手臂裹得更紧了。“你们想知道什么？”他低声说。

“真相。”

“我有点精神失常。”

“什么原因引起的？”

“工作压力。你不知道教书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“我可没说我知道。”班克斯答道，心想着：我可不

愿意站在一个衣衫不整，荷尔蒙超高的青少年面前，而且试图让这些小家伙对莎士比亚或对詹尼斯的《耳朵战争》感兴趣。有这种本事的人他一向很敬佩。就此而论，那些人真应该得到什么勋章以示鼓励。“什么样的压力让你决定离开？”

“没什么特殊原因，只是感觉要崩溃了。”

“别拐弯抹角了，诺曼。”安尼插话进来，“史蒂文·法罗对你意味着什么呢？”

韦尔斯面色苍白，“不关我的事，我没碰他，那是巫告。”

“根据老校长的说法，诺曼，你很迷恋那个 13 岁的男孩。以至于你开始玩忽职守，让学校很难堪，而且有一次——”

“够了！”韦尔斯重重地把拳头打在金属桌子上，“你和其他人一样，用谎言歪曲真相。你眼睛里容不下美好的东西，你就毁掉它，毒害它，不让任何人看到它。”

“史蒂文·法罗，诺曼，”安妮重复道，“13 岁。”

“那是纯真的爱，纯真的爱。”韦尔斯用手揉搓着湿润的眼睛，“但是你们不明白，你们明白吗？像你们这样的人，除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之外，其他爱情都是肮脏的、不正常的、不正当的。”

“相信我们，诺曼，”班克斯说，“给我们个机会。你爱他？”

“史蒂文很漂亮，像个天使，我只是想接近他，和他在一起，有什么错吗？”